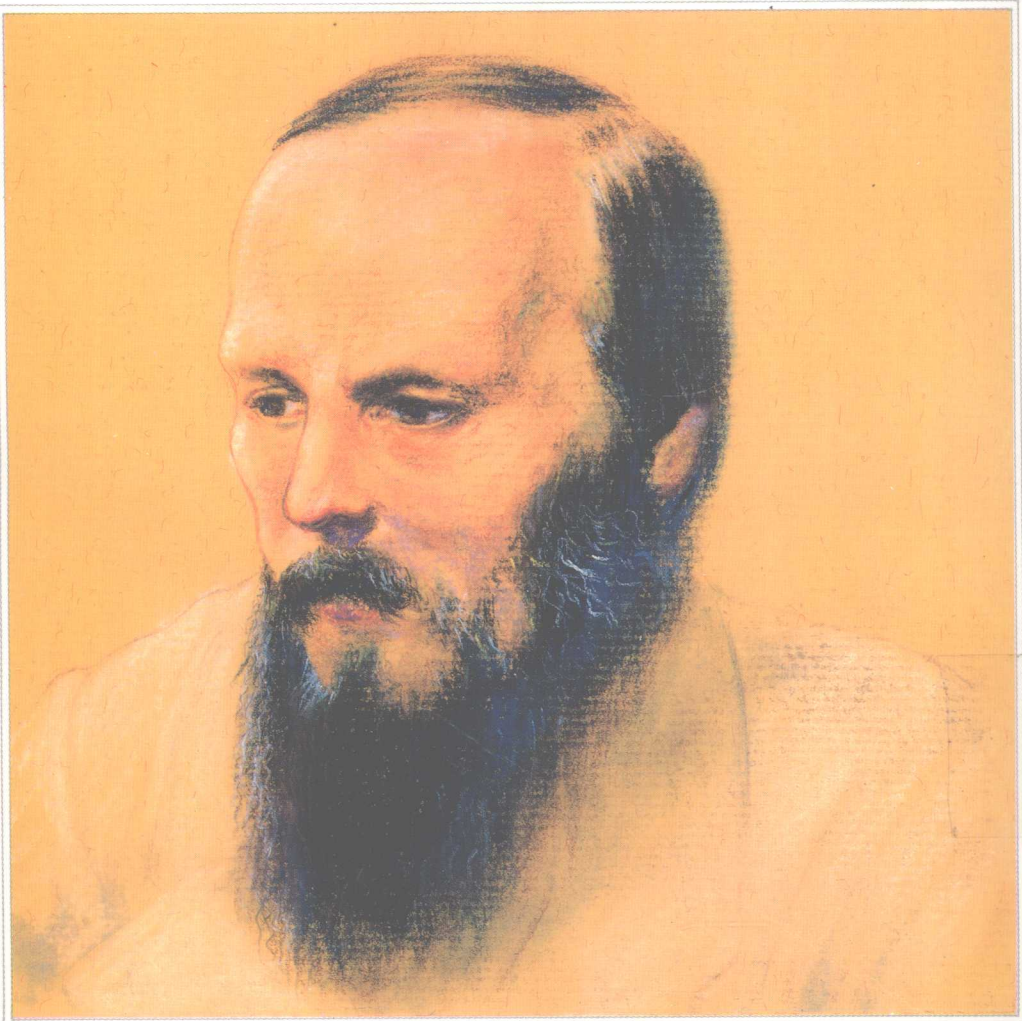


少年

杜斯妥也夫斯基(Feodor Dosteevsky, 1821~1881),俄國大文豪。他的不朽名著均具鮮明的人道色彩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描述的人物幾乎全是社會重重壓迫之下的窮苦無助之徒。他常從卑污醜惡的靈魂中，發現那永不熄滅的生命底希望的火花。



世界文學全集 ⑧4

少年

杜斯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書華

世界文學全集

L084

少年

發行人／林弘志

社 長／張坤山

主 編／黃慧隆

原 著／杜斯妥也夫斯基

翻 譯／耿濟之

出版者／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

電話：2187307 代表線

郵撥：0578690-5 學英文化

印刷所／三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萬安街85巷20號

電話：9615462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

初版1994年三月

定價 240元

書華版權・翻印必究

ISBN 957-709-052-4

致讀者

張坤山

——經營者的話

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千百年來，文學創作已如天星、已似花海。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而文學仍始終燦爛如昔，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歷練得更晶瑩。

我從事印刷的工作，已有三十餘年。在這三十餘年中，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但是，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作為一個印刷人，忝為文化界的小小先鋒，把最好的文學作品，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呈獻給讀者，呈獻給社會，作為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

經過長久的籌備，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雖然明知前景多艱，但為了實現這份心願，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為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有計劃、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期望在我們為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一個更為遼闊的文學視野。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愛護它。

「本本皆好書，書書皆精華」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

第一卷

第一章

一

我忍耐不住，坐下來寫我在生命史上最初所走的幾步路的歷程，其實不寫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單有一樣我確乎知道：我現在不寫，以後再也不會坐下來寫我的自傳，甚至我能活到一百歲也不。除非成爲太卑鄙地偏愛自己的人，纔能無羞恥地寫自己的事情。可是現在我忽然想把從去年起我所經歷的一切事情全都一字不遺地記載下來，那是由於內心的需要而想這樣做；我被一切發生的事情震愕得太利害了。我單祇記載一些事件，努力避開一切枝節，主要的是避開文字上修飾的美；一個文學家寫作了三十年，臨到末後還完全不知道他寫了這許多年究竟爲了什麼。我不是文學家，不打算做文學家，把我的心靈的內部和情感的美麗的描寫拖進文學市場上去，認爲是不雅觀和卑鄙的事情。但是我惱恨地預感到完全不描寫情感，不加進一些思想的敘述，（也許甚至是極庸俗的思想）似乎也辦不到。一切文學工作者是如何地會對於人發生壞影響，雖然他不過是爲了表現自己而從事寫作。他的思想也許是很庸俗的，因爲凡是自己珍貴着的一切，在旁人看來，很可能認爲並沒有任何價值。這幾句

話就是序言；以後，這一類的話是不會再有的了，現在講到事情本身上去最聰明不過的辦法就是着手做什麼事情，——甚至是做隨便什麼事情。

二

我起始，那就是我想從去年九月十九日起開始我的記載，那天我初次遇見了……

但是解釋我遇見了什麼人，解釋得這樣早，在什麼人還不知道的時候，未免顯得庸俗。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庸俗的格調；既然決定躲避文字上修飾的美，而自己却從第一行起就陷進這裏去了。此外，爲了有條理地寫點什麼，似乎單靠一種願望還嫌不夠。我還要聲明，歐洲的文字中似乎以俄文最爲難寫。我現在把我所寫下來的一些話覆讀了一遍，感到我比所寫的還聰明得多。一個聰明的人所表示出來的一切，怎麼會弄得比他自己所做過的一切還愚蠢得多呢？在這最後的命定的一年來，我在自己身上，且在我人們言語的交接上，屢次看出這一點來。

我雖然從九月十九日起開始記載，但還要加上兩句話敘明我是什麼人，以前到過什麼地方，在九月十九日早晨我的腦筋裏發生什麼樣的思想，即使是一部分的思想。這是爲了使讀者容易了解些，也許還爲我自己。

三

我是中學畢業生，今年二十一歲。我姓道爾郭羅基，我的法律上的父親是瑪加爾·伊凡諾維奇·道爾郭羅基，是魏爾西洛夫家以前的農僕。因此我是婚生子，雖然我實際上是私生子。我的出生絲毫沒有疑惑的餘地。事情是這樣發生的：二十二年以前，田主魏爾西洛夫（那就是我的父親，）在他二

十五歲的時候降臨到圖拉省他自己的采地上來。我猜，這時候他還是一個沒有個性的人。從我的兒童時代起，對這個人就感到十分驚愕，這個人對於我的心靈和習性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甚至也許會長久地影響到我整個的將來的，這人甚至現在有極多的地方還對於我完全成爲一個謎。關於這事情，以後再說。這是不能就這樣的講述出來的。即使我的這本書上不講到這些，也會寫出這個人的許多事情來的。

那年他正二十五歲，他的妻子死了。她姓法那略託夫，是一個上等社會的女子，並不很富有，她生下了一男一女。關於這個離開他如此早的夫人的歷史，我知道得並不完全，因為缺乏材料；魏爾西洛夫的私生活裏許多情節爲我所不知悉，因爲他永遠對我十分傲慢，緘默，不注意，雖然有時在我面前露出似乎使人驚愕的柔順。但是我要預先表白出來的是他一生用完了三份財產，甚至是個極大的數目，一共有四十萬，也許多些。現在他自然身無分文。

他當時到鄉村裏來，「天曉得爲了什麼，」——至少他自己以後這樣對我表示。他的小孩們照例不在他身邊，却在親戚那裏；他一輩子就這樣的對待他的子女，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樣。在這采地上有極多農僕；其中有一個花匠瑪加爾·伊凡諾維奇·道爾郭羅基。爲了一勞永逸起見，我在這裏要補充一句話：世界上沒有人像我那樣一輩子會如此恨我的姓的。這自然很傻，但是實在是這樣的。每逢我初次進入什麼學校，或者遇到一些按照我的年齡報出自己姓名的時候，總而言之，每一位教師，家庭教育，學校監督，神甫，——甚至隨便什麼人，祇要問起我的姓，聽到我是道爾郭羅基，一定不知爲什麼認爲必須補上一句話：

「道爾郭羅基公爵麼？」

每次我必須對那些閒暇的人們解釋：

「不，普通的道爾郭羅基。」

這「普通」兩字起始使我發瘋。我在這裏作爲一個稀奇的事例似的說出，我並不記得有什麼例外；大家都問的。有些人顯然並不需要問；而且我也不知道，這對於他們究竟有什麼需要？但是大家都問，大家一律地問，問的人聽見我是普通的道爾郭羅基，照例用遲鈍的，愚傻而冷淡的眼神向我掃射了一下——這眼神證明他自己不知道爲什麼問——就走開了。同學們問起來比旁人更顯得侮辱。學生們問起一個新學生來真是非同小可一個慌張的，羞慚的新生在第一天進校時，（無論進什麼學校，）成爲大眾的犧牲品；大家命令他，大家逗惱他，對待他像僕人。一個強健肥胖的男孩忽然緊挨地立在自己的犧牲品前面，用長久的，嚴厲的，驕傲的眼神觀察他幾秒鐘。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假使不算懼怯，便斜眼看了他一下，等候下面出現些什麼文章。

「你姓什麼？」

「道爾郭羅基麼？」

「道爾郭羅基公爵麼？」

「不，普通的道爾郭羅基。」

「啊，普通的！傻瓜。」

他的話很對：姓道爾郭羅基而不成爲公爵，那是最愚蠢不過的事。我把這愚蠢拉在自己身上，並沒有一點錯誤。以後我很生氣的時候，有人問：

「你是公爵麼？」

我永遠回答：

「不，我是以前的農奴，農僕的兒子。」

以後，在我恨到最後階段的時候，對於「你是公爵麼？」的問題，我有一次竟堅定地回答，「不，普通的道爾郭羅基，我的以前的主人魏爾西洛夫先生的私生子。」

我在讀到中學六年級的時候想出了這句話，雖然不久就深信自己是愚蠢的，但終歸不會立刻停止做出愚蠢的行爲的。我記得教員中有一個，——不過也就是他一個，——發現我「充滿了報復的，自尊的觀念。」一般地講，大家總帶着一種討氣的陰鬱的態度來接受我這種舉動。後來有一個同學，很尖刻的傢伙，我和他祇談過一次話，帶着嚴肅的神色，略略偏轉了頭，對我說道：

「這樣的情感自然給予您極大的體面，無疑地，您可以驕傲的地方。但是我處在您的地位上，到底不會因為我是私生子而十分慶幸的……而您提到它簡直就像過命名節似的！」

從那時候起，我停止誇耀自己是私生子。

我重複一句，俄文是很難寫的：我已經寫滿了三大頁，講我如何一輩子爲這姓生氣，但是讀者一定已經猜想出，我的生氣就是爲了我不是公爵，而是普通的道爾郭羅基的緣故。再解釋一次加以辯白，那對於我就更加顯得可恥了。

四

除瑪加爾·伊凡諾維奇以外，在這一羣人數還很衆多的農僕中間，有一個姑娘。在她十八歲的時候，五十歲的瑪加爾·道爾郭羅基忽然發現了想娶她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在農奴制度時代，農僕間的婚姻是須經過主人的准許，有時簡直須遵照主人的命令而成立的。當時住在采地上的是嬌嬌；不過她並不是我的嬌嬌，她自己也是田主。我不知道爲什麼，大家一輩子都稱呼她是嬌嬌，不但是我的，却是一般的，在魏爾西洛夫的家庭裏也是這樣。她和魏家確是有點親戚關係的，她就是達姬央納·伯

夫洛夫納·蒲魯脫闊瓦。她當時在同省同縣內還有三十五個靈魂（即農奴。）她並不是管理，却是爲了住得鄰近的關係，監督魏爾西洛夫的田產（田產內有五百靈魂。）這監督我聽說抵得上一個有學問的總管而有餘。然而關於她的知識如何，於我絲毫不相干；我拋開了一切的思想，諂媚和恭維，單想說，這個達姬央納·伯夫洛夫納是一個極正直的，甚至古怪的人。

她不但沒有阻止陰沉的瑪加爾·道爾郭羅基的想和那位姑娘結婚的傾向，（有人說，他當時是很陰沉的，）相反地，不知爲了什麼，還極端地加以鼓勵。騷費亞·安特萊夫納（十八歲的農女，就是我的母親，）在幾年來已成爲舉目無親的孤女。她的去世的父親在世時很尊重道爾郭羅基，還爲了什麼事情感激他。他也是農僕。六年前他臨死時，在彌留的當兒，甚至在斷最後一口氣的一刻鐘以前，——因此在必要時可以當作讒語看待，況且他以一個農僕的資格，也無權去做，——把瑪加爾·道爾郭羅基叫了來，當着全體農僕面前，還有神甫在場，指着女兒，響亮地，堅決地對他作最後的遺言，「你把她養大以後，娶了她罷。」這是大家都聽見的。至於說到瑪加爾·伊決諾維奇，我不知道，他以後在什麼樣的意義之下娶她的，那就是是不是帶着極大的愉快，或者祇是履行義務。他大概露出完全冷淡的神色。他這人在當時已經會「表現自己。」他並不見得是博學的人，或是通達文理的人，（雖然完全通曉教會禱告的儀式，尤其知道幾位聖徒的行迹，但多半由於耳聞，）也不像那類農奴的空論家；不過具有固執的，有時甚至冒險的性格；他說話帶着威力，判斷事情時不留轉變的餘地，還加上「過着可尊敬的生活，」——按照他自己的奇怪的說法——那時他就是這樣的。自然，他取得了大家的尊敬，但同時有人說，大家都認他是極難相處的人。在他脫離農僕的階級的時候，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大家都把他當作一個聖徒，受了許多苦難的人看待了。關於這個我是確實知道的。

至於說到我的母親，達姬央納·伯夫洛夫納把她留在自己身邊，一直到十八歲，雖然管理員堅決

地主張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她授給她一點教育，那就是教她縫紉，裁剪，甚至姑娘走路的模樣，還教她讀一點書。至於寫字，是我母親從來不會寫得好的。在她的眼中看來，她和瑪加爾·伊凡諾維奇的這段婚事是早已決定了的，當時所發生的一切，她認為極好，且極妥當；她上教堂結婚的時候，露出在這類情事時可能有的最安靜的神色，因此達姬央納·伯夫洛夫納當時稱她為一條魚。關於我母親當時的性格，我全是從達姬央納·伯夫洛夫納那裏聽來的。在這個婚事以後過了整整的半年，魏爾西洛夫回到鄉村裏來了。

五

我祇想說，我永遠無從知道，也無從滿意地猜到，他和我母親的關係是從什麼方面起始的？我十分準備相信他去年自己臉上懷着紅暈對我所說的話，雖然他講這一切的時候用了極不勉強的，極有「機智」的神色。他說這裏並沒有任何的愛情，一切就是這樣發生的。我相信是這樣的，俄文裏「這樣」的一個名詞是巧妙無窮的。但是我到底永遠想知道，他們是從什麼上面發生了關係的？我自己一生最恨這些討厭的事情。自然，這裏並不單祇是我一方面無恥的好奇。我還要聲明，我一直到去年為止，幾乎完全不知道我的母親。我從小就被送到人們手裏，爲了魏爾西洛夫的舒適起見，這話以後再說，因此我怎麼也不能自己想像出，她那時會有什麼樣的容貌。假使她並不怎樣美麗，那末像當時的魏爾西洛夫那樣的人所能貪圖於她的是什麼？這問題所以對於我顯得重要，因爲這人在這問題裏裝出一個十分有趣的角色。我是爲了這一點發問，並非爲了色情。他自己，這個陰沉的，城府極深的人，他那種親藹的坦白，不知是從哪裏取了來，（好像從口袋內取來，）在他看見這是必要的時候，——他自己對我說，他當時是一個極「愚蠢的年輕的小狗，」不見得是感傷的，却是那樣的，剛剛讀了安

東·郭萊梅卡和帕林卡·薩克司兩部文學作品，對於當時少年那一代所具有的前進的意識，受到深遠的影響。他說他當時也許受了安東·郭萊梅卡的影響纔到鄉村裏來的，——他說這話時用了異常嚴肅的態度。這個「愚蠢的小狗」是用了什麼樣的形式和我的母親發生愛情的。我現在想像到，即使我所寫的祇有一個讀者，也必將向我大笑，把我看作極可笑的少年，在保存了愚蠢的天真之後，還要管閒事，研究和解決不能理解的一切。是的，我確實還不能理解到，雖然我並非由於驕傲而承認這句話，因為我知道，一個二十歲的大傢伙如此的沒有經驗，那真是愚蠢到怎樣的程度。不過我要對這位先生說他自己也並不理解，且向他證明出來。固然我對於女人一點也不懂，而且還不願意懂，因為我一輩子不去注意這種事情，並決定這樣做，但是我確實知道有些女人用她的美貌，或者用不知道什麼東西在一剎那間，把人迷上了另一些女人，應該用半年的功夫加以咀嚼，纔能明白她的底細；爲了審看這類女人，而和她發生戀愛，光是準備做一切事情還不够，必須還要成爲有天才的人。我深信這個，雖然我一點也不知道。不然的話，那就應該一下子把所有的女人全降到普通的家畜的階段上面，單祇照這種樣子把她們畜養在自己身邊。也許有許多人想這樣做。

我從幾方面肯定地知道，我的母親並不是美女，雖然，我沒有見過她當時的像片，這種像片在什麼地方是有的。所以一見傾心是不會有的事。爲了普通的「消遣」起見，魏爾西洛夫可以選擇別的女人，這種女人是有的，還有未結婚的，例如安菲薩·孔司坦丁諾夫納。薩鮑士闊瓦，管乾草的姑娘。至於帶着安東·郭萊梅卡一塊兒來的人，根據了田主的特權，破壞自己農僕婚姻的神聖，是在自己面前也會感到十分可恥的，因為我重複一句，他在幾個月之前，也就是在二十年以後，還十分嚴肅地講過這個安東·郭萊梅卡來的。但是安東那裏不過是被奪去了一匹馬，而這裏却是一個妻子！一定發生了一些特別的情形，因此薩鮑士闊瓦小姐輸了，（據我看來，還是贏的。）我去年有一兩次纏上他，

在可以和他談到所有這一些問題的時候，（因為並不永遠可以和他談論的），發現他雖然見過世面，而且事情隔了二十年的距離，却還好像在那裏裝腔作勢。至少，我記得有一次，他帶着屢次和我施展出來的交際社會上常見的嫌惡的神色，很奇怪地喃喃說出，我的母親是一個無保障的女人，不見得會使人愛，——相反地，完全不是的，——却會忽然不知爲了什麼原因使人憐惜，是不是爲了性情的馴順，否則爲了什麼？但這是永遠沒有人知道的，不過會使你永久加以憐惜；一憐惜，便沾戀上了……「總而言之，我的親愛的，有時是會弄得擺脫不了的。」這是他對我說的話。假使這確是如此，我不能不認他並不是當時的愚蠢的小狗，像他自己給當時的他所下的按語。這就是我所需要知道的。

然而他當時就對我說，我的母親的愛他由於她「屈辱；」他還會想出是由於農奴制呢！他爲了裝面子而撒謊。他的撒謊違背了良心，違背了正直的性格！

我說出這一切，自然似乎是爲了恭維我的母親，其實我已經聲明過，我對於當時的她並不知道。不但如此，我知道，她從小時候鍛鍊過的，以後又一輩子留着的那個環境和可憐的見解是如何的崎嶇難行。因而災害形成了。說到這裏，應該順便更正一下；我跳進雲端裏，忘記了一樁事實，是應該首先提出來的，那就是：他們是一直從災害上起始的。（我希望讀者不會這樣裝腔作勢，不立即明白我想說什麼話）。一句話，他們是照田主對待農奴的方式起始的，雖然薩鮑士闊瓦小姐落了選。但是到了這裏，我又要加進話去，預先聲明，我並不自相矛盾。因爲天呀！像魏爾西洛夫這樣的人，在那個時候會和我我的母親那樣的女人說出什麼話來，甚至在發生了極不可搖撼的愛情時候？我從那些好色的人們那裏曉得男女之間時常會完全不說話，便起始遇合的，這自然是奇極和俗極。但是魏爾西洛夫在我的母親發生關係的時候，大概也不會不這樣起始的，即使他願意不這樣做。難道是從向她解釋帕林卡。薩克司開端的麼？再加上他們兩人和俄國文學沒有發生一點關係；相反地，根據他所說的

話話，（他有一次打開了話匣，）他們在角落裏躲藏，在樓梯上互相等候，一有人走過，便像皮球似的跳開，漲紅了臉，「魔王似的田主」竟會看見了最起碼的擦地板女人發抖，不管他握有農奴制度下的一切權力。雖然起始是照田主對待農奴的方式，而結果弄得不尷不尬，實際上簡直無從加以解釋。甚至弄得黑漆一片。連他們的愛情進展的範圍都成爲一個啞謎，因爲魏爾西洛夫這類人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在達到目的以後立即拋棄。但是結果並不如此。一個好色的「年輕的小狗，」（他們全是好色的，一律在內，——進步派和守舊派都是的，）和一個容貌姣好的，輕薄的女僕，（我母親還沒有輕薄的性格，）犯一兩下罪過，本來不但可能，而且還避免不了，尤其從他那種年少鰥居的浪漫地位，和他的游手好閒的生活上看來是如此的。但是愛一輩子，——那是太過分了。我不擔保他愛她，然而他一輩子把她拖來拖去，——這是確實的。

我提出了許多問題，但是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不敢直接對我的母親提出，雖然我去年和她很接近，再加上我是一個粗暴的，不知感激的小狗，認爲人家在我前面做了錯事，所以和她毫不客氣。問題是這樣的：她自己以一個業已結婚半年的人，素來被屈服在合法婚姻的一切見解之下，被屈服得像一隻無力的蒼蠅，而且尊敬瑪加爾·伊凡諾維奇不下於一個什麼上帝，她自己怎麼會在短短的兩星期內做出這種罪孽來呢？我的母親本來並不是一個淫蕩的女人。相反地，我現在可以預先說，具有像她那樣純潔的心靈，而且以後一輩子如此，甚至是難於想像的。除非用下面的理由加以解釋，那就是她在不記得自己的情形裏做下了的，這並不是律師們現在替自己的兇手和小偷們說話的意思，却是受了一個強烈的印象，抱犧牲品那樣純真的性格是很容易被這印象命定地，悲劇性地把握住的。誰知道，也許她愛死了……他的衣服的式樣，巴黎的髮式，他的法國口音，一定是的，她一竅也不通的法國口音，還愛上了他坐在鋼琴旁唱出的情歌，愛上了從來沒有見過和聽過的一切，（他是很美貌的，）把

所有他的一切，連同衣服式樣和情歌全都一古腦兒愛到了疲乏的地步。我聽說，在農奴制度的時代裏農僕的女郎中間有時會發生這種情形的，而且還是一些最誠實的女郎。我明白這個，假使有人單祇用農奴制度的權利和「屈辱」的地位來解釋，他便是一個混蛋！這個青年人會不會有這許多直接的，誘惑的力量，把一個在這以前還是非常純潔的女人，主要地是完全和自己不同類的女人，從完全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土地上引誘到如此明顯的滅亡上去？到滅亡上去，我想，是我母親一輩子了解的；不過在當初走上去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滅亡上面去；這些「無保障」的人們永遠是如此的；明白是滅亡，還要鑽上去。

他們犯了罪孽以後，立即懺悔。他很俏皮地對我講，他曾在瑪加爾·伊凡諾維奇的肩上嗚咽着，——他特地爲了這件事情叫他到書房裏去，而她呢，——她在那個時候在她的農奴的小屋內暈倒了：

六

但是關於那些問題和搗亂的詳細情節大可不必多講。魏爾西洛夫在把我的母親從瑪加爾·伊凡諾維奇那裏贖身以後，不久就離開那裏，從我業已敘寫的那個時候起，開始把她到處拖來拖去，除去發生了必須出門較久的情事以外；那時他多半把她交給嬌娘照顧，那就是達姬史納·伯夫洛夫納·蒲魯脫闊瓦，在遇到這類情事時她永遠會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他們在莫斯科住過，也在其他各村各城住過，甚至住在國外，最後便住在彼得堡。關於這一切以後再說，或者不必去說。我要說的祇是在和瑪加爾·伊凡諾維奇分開以後，我出世了，再過了一年我的妹妹生下來了，以後隔了十年或十一年生下了我的小小弟弟，一個有病的男孩，活了幾個月便夭亡了。我的母親的美貌隨着這次難產而喪失，至少人家對我這樣講：她很快就顯得衰老，荏弱。

但是和瑪加爾·伊凡諾維奇的關係到底永遠沒有斷絕。魏爾西洛夫一家人無論住在什麼地方，不論是在一個地方連住了幾年，或者搬到別的什麼地方去，瑪加爾·伊凡諾維奇一定會把自己的消息通知「家庭。」形成了一些奇怪的關係，有點莊嚴的，近乎嚴肅的。在貴族的風俗內，在這樣的關係上面一定還要攙進一些滑稽的成分，我知道，但是這裏並不如此。每年必寄來兩次信，不多也不少，而且封封都是相類似的。我看過這些信；裏面極少關於個人的一切；相反地，儘可能地祇是一些莊嚴的通知，關於十分共同的事件和十分共同的情感，假使可以這樣形容情感。最先通知的是自己的健康，以後又問人家的健康，以後是一些頌祝，莊嚴的鞠躬和祝福，——這就完了。大概就在這共同與無個性中包含着一切體面的舉止和這階級內待人接物的儀節的諳熟。「謹向尊敬的，優雅的夫人騷費亞·安特萊夫納致送極謙卑的鞠躬……」「向優美的子女致送永無缺憾的父母的祝福。」子女們的名字全都逐一寫下來，依他們出生的次序，我自然也在其內。我還要說的是，瑪加爾·伊凡諾維奇竟俏皮得從來不把「可尊敬的大人安得烈·彼得洛維奇」稱作自己的「恩人，」雖然在每封信中一定會寫出謙卑的鞠躬致敬的話，一面還向他請求恩惠，希望上帝降福於他身上。回復瑪加爾·伊凡諾維奇的信很快地就由我的母親寄出去，寫得永遠是相彷彿的。魏爾西洛夫自然沒有參與通信。瑪加爾·伊凡諾維奇從俄羅斯的各處，從城市中，從修道院裏——他有時在那裏住得很長久——寄這些信來。他成為所謂雲游人了。他永遠不開口有所請求；但是三年內必回家居住一次，一直停留在母親家裏。我母親永遠有一所單獨的住宅，和魏爾西洛夫的住宅分隔開來。關於這個容我以後再說，在這裏單祇要說出，瑪加爾·伊凡諾維奇並不橫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面，却謙遜地安身在圍牆後面的什麼地方。他住的時候並不久，有時住五天，有時住一星期。

我忘記說，他很愛，很尊重自己那個「道爾郭羅基」的姓。自然這是可笑的愚蠢。最愚蠢的是他

喜歡他的姓，就是因為還有道爾郭羅基公爵的緣故。一個奇怪的見解，完全倒轉來了！

假使我說全家都聚在一處，那末自然是除去我不算。我好像被拋棄了，從產生下來就被安插在別人手中。但這裏並沒有一點特別的用意，不過不知為什麼竟弄成了這樣。母親生我以後，年紀還輕，姿色還美，所以他需要她，有了哭吵的嬰孩在旁邊，自然會妨礙一切，尤其在旅行中，因此竟弄得我在二十歲以前差不多沒有看見過我的母親一面，除去兩三次偶然的機會以外。這情形的發生並非由於母親的意願，却由於魏爾西洛夫對人們的倨傲。

七

現在完全講別的事情。

一個月之前，那就是九月十九日前的一個月，我在莫斯科決定和他們大家脫離關係，完全出去實行自己的理想。我寫着這句「出去實行自己的理想」的話，因為這句話差不多會指出所有我的主要的思想，——就是我賴以活在世上的一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什麼，關於這以後有許多話可說。這理想從中學的第六年級起，在幻想的沉寂的環境中，和多年的莫斯科生活中就創立了，從那時候起也許一步也沒有離開我。它吞沒了我的一生。在這之前我就生活在幻想裏，從兒童時代起就生活在有一定的暗影的幻想的天國內；但是自從發現這個主要的，吞沒我心裏的一切的理想以後，我的幻想顯得牢靠起來，一下子鑄成了一定的形式；從愚蠢的一變而為有理性的了。中學不妨礙幻想，也不妨礙理想。我還要補充的是我把最後一年的中學課程修得很壞，但是在七年級以前永遠名列前茅，這也就是爲了這個理想，爲了我從它裏面演繹出來的也許是虛偽的結論而發生的。因此不是中學妨礙理想，却是理想妨礙了中學，妨礙了大學。我在中學畢業後，不但立刻就想根本擺脫一切，且想在必要時甚至